



宋本
重聚
孟子注疏附校勘記



□ 12
476
117



明
口12
476
卷
117

波
18
118

東
校

重刊宋本孟子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宣荀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孟子正義十四卷

所錄文
有批

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
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
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
玠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
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
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
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
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
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

傳是注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
所作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
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
國馬融鄭元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
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
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
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
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
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
之污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

色以甯戚叩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
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於岐說不甚掇擊
至於書中人名惟益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
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
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
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
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
要不可泯也胡曠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
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

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

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

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為

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

萬章也則顯為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

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

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

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

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

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凍水紀聞載奭所定

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聞有孟子正

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

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

不會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

注好用古事為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注謂

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

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

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

則弁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注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竝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摠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旣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

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泮水
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
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
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
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
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
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
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

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
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
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
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
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
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
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夙
前奉

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
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
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
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
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
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
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初與同列劉子監正旭陽子監正
論馬論谷國子學說書周易直馮
元學作自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無精淺開難趙氏所說仰
功先儒務理為之正義凡理有所
謂事有所遺實諸經訓與之增明
聖神則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
博識更俟於發輝謹上

臣等竊以禮復海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
賢先王大道隨運察驗異端並起若楊朱
墨翟為高之言以平時感眾者非一孟子闕
仲堯公問文周孔之業特遂禮微正塗墜底
仁義為意後偽馳騁紅紫亂宋疏
周衰之末戰國競橫用

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子思
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
干不合退與萬章之徒敘詩

書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

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

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

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感眾者非一孟子閔

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

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

疏 周衰之末至

曰此敘周衰戰國縱橫之時大道陵遲也案太史公曰秦紀
至夫戎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
事上帝於是階端見矣自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晉
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
是六國盛焉其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
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

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務於合縱連
橫以攻伐為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為以害仁義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退敘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
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沉小而正道鬱
塞仁義荒怠佞偽並行紅紫亂朱矣楊雄云古者楊墨塞路
孟子辭而闕之云湮微者湮沉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
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蕪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
惡舍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仁利物之
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注云迷
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佞偽馳騁者論語云仁而不佞孔注云佞
口辭捷給為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偽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
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注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
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
駟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色是東方間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色是南
土色黃並以所尅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色是南
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尅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
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
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故紫
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赤故紫
色黃土尅水水色黑故駟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 於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
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

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疏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流聘世時

君不聽納其說也言孟子心慕孔子徧憂其世遂以儒家仁
義之道歷遊諸侯之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
尊敬之者孟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
直尋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事齊齊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為 孟子亦自

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

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

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

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疏

孟子至著明也。正義曰：此敘孟子自知道不載之行事也。言孟子生於六國之時，當衰周未又遇漢之未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以垂法言以視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過乃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載七篇之意也。云蒼姬者，周以木德，王故號為蒼姬，姬周姓也。云炎劉者，漢以火德，王故號為炎劉。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

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

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疏

於是至不載。正義曰：此敘孟

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于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六十一

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據趙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一，萬章篇凡十有八，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章揔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揔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至靡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敵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

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疏

帝王至浮雲○正義曰此敘孟子之七篇

書為要者也言土而帝王遵循之則可以興升平之治次三公侯遵循之則可以頌清廟云頌清廟者言公侯可以此時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篇以祀文王注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欽君父主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而法之則可以崇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士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有五等是也自帝王以下言之則有公侯自公侯以下則有卿自卿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止於有士也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疏

有風至者也○正義

曰此敘孟子七篇有風人二雅之言為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樂故以文王靈臺靈沼為言對宣王欲以好貨色與百姓同之故以太王厥妃為言論仁則託以穀為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為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

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誠為問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言孟子之才比於上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疏

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敘引孔子退而著述之意也案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孔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遠止之曰園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村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季氏僭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潛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采契后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
象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年
春狩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
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
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
王者其惟春秋罪丘者亦惟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

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子之聖而
著述焉案馬遷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以退而敘
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也
七十子之疇會

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鑄

六藝之喉衿也**疏**七十子至衿也。正義曰此敘引
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弟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
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
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注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述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語者鄭注周

禮云答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
語而在論字下館鑄者車軸頭鐵也說文云車鍵也喉衿者
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為五
經六藝之要如此館鑄與夫喉衿也
孟子之書則而
象之**疏**正義曰此敘孟子作此七篇之書
而儀象論語之書是亦館鑄喉衿
衛靈公問
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
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
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
焉能使我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疏**衛
公至遇哉。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則象論語之旨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此論語之文也案
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衛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
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商以棋周以房俎鄭注
云梳斷木為四足而已巖之言斲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
禮謂之距棋之言根棋也謂曲橈之也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五之五
五之五
五之五

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氏以榻豆商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榻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榻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云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又凡此者是皆言意合若此類者甚眾故不特止此而已

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引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正義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

十一卷時今此四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

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

也蓋孟子生於六國之時憫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道遂絀而不明于世至嬴秦并六國號為秦始皇帝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制大業是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號為諸子以故篇籍不泯而得傳於世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

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疏

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自漢而行也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喟

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惠
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為意至孝文始使
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于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
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
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以至于後漢惟有五經博
士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負多至數十人漢武建
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八人自是之
後五經獨有博士訖於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引
孟子以明事故
謂之博文也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
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
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
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之書長於譬喻其文辭不至迫切而趙岐遂引孟子說詩之言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

義其言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
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

孟子以來五百
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疏
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之書自孟子既沒之後

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
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

余生西京世尋丕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
戚于天遭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
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
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
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
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
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

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
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
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言
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
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
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
宜乎疏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已
代根尋其祚其先與秦共祖皆顓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
父爲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
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
間乃零丁嬰戚于天是其時遇連遭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
逃遁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紘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
焦瘁疲瘵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施負擔於濟岱之地

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瘁見我頭白遂訪我
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
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係志於筆墨以亂思遣我老也思其
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
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之科
於是乃申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爲章句具載本文
章章別爲意旨分七篇作上下篇爲十四卷究極而言雖不
敢當於達士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是
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如見其遺理疑闕者
改而正之是其宜也疏云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者
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言疏丁公著案漢書趙岐本傳云趙
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嘗遇疾甚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
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
後疾瘳仕至大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孫奭疏



趙氏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

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摠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

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

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籍攸
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
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
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
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
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
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注云梁惠
至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
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夷
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
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
悼悼生羸羸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
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罃立為惠王惠王二
十一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
子名罃謚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
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
為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
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
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岐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

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

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

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

曰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

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

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

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

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故

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 苟為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饜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 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

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 疏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治國

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

號也以業為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况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耳故云亦乎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特止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吾國則為王之大夫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曰何以利益我身既欲利益其家則為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以國為問大夫以家為問士庶人以身為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已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者孟子言上下交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所弑也無它焉則千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為多也千乘之家所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弑也亦無它焉是百乘之家欲以千乘之利為多也云弑者自下殺上謂之弑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者孟子言凡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內取千乘而為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內取百乘而為大夫是亦不為少矣何必交相爭奪慕多為勝即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

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為飽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孟子言未有心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為是而以己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注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注曰辭也至之魏○正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魏是也○注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季氏聚斂以弱魯趙孟資之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注萬乘至萬乘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晉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注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注云夷氏也故云夷羿○注云齊崔衛衛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衛衛晉六卿等○正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為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誅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君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注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

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注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子見

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為娛樂誇啗孟子

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

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

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來赴若子來為父使之也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

鹿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麋鹿懷妊安其好而巳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

也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也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孟子謂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借具也言古賢之君與湯

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土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皆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 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 孟子見梁惠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 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 孟子見梁惠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 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 孟子見梁惠

樂哉。正義曰：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之狀也。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尚孟子亦樂此池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不樂，所以云乎，而作疑之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答惠王言：唯德之賢者為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有此鴻鴈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至魚躍是孟子為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眾民皆作治之，故臺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之際，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眾民自然若子來，如為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靈囿，鹿攸伏，麋濯濯，自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囿之時，鹿皆安其所而伏，卧以懷其妊，又且不驚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鹿之肥，飽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鹿鹿牝鹿也。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滿乎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鹿魚鼈者是孟子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惠王也。文王雖以民力為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為之，如謂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也。以靈臺靈沼者，謂其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為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眾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已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伐，臨於眾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眾共往滅之。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言也。言桀為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得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注云：詩大雅至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注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稷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案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注言文王至使也。

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注云鹿鹿至澤好。正義曰毛氏注云鹿鹿化鹿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注云濯濯娛遊也。鶴肥澤也。注云王至魚鼈。正義曰詩注云沼池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注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駟注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曰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注云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憂民無如已也。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

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

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

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直

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

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細之

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
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
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王道

憾恨也民所用
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先得

民心民心無恨
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
故為五畝也樹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

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
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

少各有差故摠
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
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

之義頌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
代老心各安之故頌白者不負戴也
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
老稚温

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
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
養大彘使

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
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賑救之

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
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

兵殺人而曰非我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戍王
無歸

也兵自殺之也
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
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疏
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
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

孟子主疏卷二上

生喪死之用是備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
於國盡其心而為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
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
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國之政無如
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君無有似寡人如
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民不加益其損寡人之民不加
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曰鄰國之民不加其損寡人之民不
多何也遂以此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
子答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王
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
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是孟子言戰事之
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
盈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
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
之間而止或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
走至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為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然則不可
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或只止於五十步
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
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

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國者是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
步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戰而
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為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國是亦五十
步笑百步之走者也為王陳其王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
也者是皆孟子又為王陳其王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
夏耘秋收三時之要則五穀豐盛饒穰雖勝食之多亦不可
盡也密細之網不入於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
零落之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民得以
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栽墻下以桑則年至
五十之老可以着其絹帛雞豚狗彘不其墻下以桑則年至
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凡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
餘也謹庠序教化之宮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
班班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知孝
悌之義為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食肉而黎庶之民
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
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

孟子卷之三

九

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王制云五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注言人君至救之也○正義曰餓死者曰莩詩云莩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寡人願安承教孟子之意承受孟子對曰殺人以挺

與刃有以異乎杖也曰無以異也王曰挺刃殺人也無以異也以

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挺刃殺人也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率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

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

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

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疏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段宜與前

其民也○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者是孟子答惠王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挺與刃有以各異乎云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為如何故疑之也曰

無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杖殺人與刃殺人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子復問以刃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復曰政之殺人與刃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王也言庖厨之間有肥肉棧廄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

之顏色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虎狼食牛羊且
人猶尚惡見之况為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
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
之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尼之言
也言仲尼有云始初作俑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為
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
嗣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俑者不仁埋倉云木人送葬設
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俑者不仁埋倉云木人送葬設
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備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
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諷之
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
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
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及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酒

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

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

夫誰與其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

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疏

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

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
知也者是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
強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壺酒之如之何則可
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
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
甚愧恥之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
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答惠
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口修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
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
悌忠信入閨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
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捶挺亦可以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挺可鞭撻者蓋秦楚常違
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
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
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
父母者被寒凍飢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各彼秦楚

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
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
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
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閑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
外有休息閑暇之日也○注韓趙魏至強也○正義曰案史
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於齊
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
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大子申自將攻齊遂與
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
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精義二十卷
中亦撰續藏中

奇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校勘記序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為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為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為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為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抄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為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

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
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
舛闕逸莫能誥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
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
本也賴吳寬毛辰何焯何焯朱奩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
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鈺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
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
貞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元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
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
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

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
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捨
是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行書每行字數參差不齊今止存十
一碑見在杭州府學

經注本

北宋蜀大字本

章邱李氏所藏今據何焯校本

宋本

劉氏丹桂堂巾箱本鄭師山所藏闕公孫丑告子二冊
今據何焯校本

岳本

亦據何焯校本

廖本

廖瑩中世綵堂本元町郡重刊今據何煌校本

孔本

乾隆壬辰曲阜孔繼涵微波榭刊凡十四卷末附音義

韓本

乾隆辛丑安邱韓岱雲刊

日本國古本

已下二本據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足利本

注疏本

宋十行本

凡十四卷卷分上下閩監毛三本同又此本及閩

閩本

監本

毛本

孟子注疏卷一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

撰按此銜名十行本作兩行上空一字與音義序題銜合閩監毛三本改爲一行擠寫又音義銜龍圖下無閣字

夫摠羣聖之道者

按自此至篇末十行本行行頂格亦與音義序合閩監毛三本首行頂格次行以下

爲之音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此下者字是也

而共宗趙氏

按此下音義序有今既奉勅按定仍據趙注爲本十二字僞疏刪

惟是音釋

按此下音義序有宜在討論臣今詳七字



漏落頗多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序落作略

若非再加刊正

按音義序無再加二字

臣奭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

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按音義序此文作謹與尚書虞部負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

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

釋經為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

按音義序無此文而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一段文蓋偽疏竄改又上文勅字及此進呈字十行本提行頂格閩監毛三本竝接寫不提行

孟子注疏題辭解

按十行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也又按音義孟子題辭張鑑云即序也不云題辭解疑此解字是偽疏增又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

孟子至表也

監本此下有圈毛本無以下並同

值炎劉之未奮

毛本同音義出值炎云丁作直

繫周易

毛本同音義繫本亦作系

為正

毛本同音義正誤云政誤正按周禮小宰職聽政役以比居注或作正是正政古通用浦說是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監毛本同閩本誤脫上字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按宋高宗御書孟子石經殘本篇題並頂格不空字十行本正與之合蓋猶是舊款閩監毛三本並低一字非又篇題下近孔繼涵韓岱雲所刻經注本及考文古本無凡幾章字音義及足利本有

趙氏注

孫奭疏

十行本孫奭疏三字在第二行篇題下趙氏注三字在第三行上低一字下接

注文開監毛三本並作漢趙氏注宋孫奭疏在篇題之前其注移在凡幾章之下考文古本注在趙氏注下與十行本合足利本注及題名在篇題後其題名作後漢太常趙岐亦非按音義題辭下出趙氏字然則舊本題名不作趙歧并無注字也

梁惠王者

自此至一例者也岳本廖本無又按十行本注文皆雙行細字開監毛三本以注文改為單行上冠注字非復十行本舊式矣

皆僭號者

開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

皆專事焉

開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專作尊○按尊是也

為諸侯師

開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師上有所字

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開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孔本以作與無而之

者三字韓本與宋本同有者字

梁惠王章句上

十行本標起下每作一圍以別正義

以後放此

長老之稱

也字開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

王尊禮之

故字開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

而來此

至字開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上有

亦將有以為寡人與利除害者乎

開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有下有可字無者字

廖本無者字韓本足利本有下有可字者乎作也

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

必開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何下有必字足利本王何作可

亦有仁義之道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下有惟字廖本岳本下有者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亦惟

有仁義之道者

則國危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危下有亡字

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者字岳本無者字

亦皆弑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上下乘當言國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作千是也

亦多故不為不多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故作矣。按作故是

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而遺棄其親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而忽後其君長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長作者

重歎其禍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重嗟歎其禍音義出重嗟則亦有嗟字

章指言

孔本韓本作曰下同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

和親君臣集穆

足利本集作輯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

始也

凡章指十行本以下注疏本無今据廖本載全文于每章後各本異同即注于下以補注疏本之缺全書

同此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

案每章疏首數句乃偽疏竊取趙氏

章指之文而又不全載謬甚

孔曰放依也

閩監毛三本孔下並衍子字

又襄二十六年

閩本同監毛本襄下有公字

乃顧視禽獸之衆多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乃字

其心以為娛樂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誇咤孟子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誇作夸音義出誇咤丁云誇也按此則作誇非也

亦為人所奪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作當

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而之相三字日作曰廖本無

相限二字下有也字孔本下有也字韓本考文古本無而相限三字下有也字

不督促使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不督云丁作楚○按楚疑襲之誤古襲與督義同音同

為父使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牝鹿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牝作特特即特之譌也俗刊之書多同考文古本牝作特特即特之譌也俗刊之書多

此誤字

言文王在囿中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囿上有此字

麇鹿懷妊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妊作任

則鶴鶴而澤好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

於物魚躍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於物云丁本作伊

而民歡樂之

各本同音義出歡樂云本亦作勸樂滅琳曰案左傳昭九年注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正義曰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知晉唐時

本皆作勸樂

孟子謂王誦此詩

閩監同廖本孔本韓本監毛本謂作為是也

民由歡樂之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由作猶按由猶古今字

言古賢之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賢之作之賢

與民同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與民共同其樂宋本孔本韓本作與民共同其所樂考文古本作與民同其所樂

故能得其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能樂之

予及女皆亡

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皆作偕

日乙卯日也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宋本孔本上目作時。按宋本孔本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

湯臨士衆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湯臨士衆而誓之考文古本下有之字

言民欲與湯共亡桀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民下有皆字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以奉養文王也已

閩監毛三本已作此非

注言文王至使也

閩本同監本毛本使下有之字非

毛氏注云

閩監毛三本氏作詩。案注當作傳

足以笑百步者否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步下有止字宋本否作不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足以笑

百步止者不足利本作是以笑百步止者不音義出者不

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粟作穀

而獨望民之多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獨作猶

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於下有以字

所以捕小魚鼈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各入保城二畝半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各作冬是考文古本城作域非。按據

公羊傳宣十四年注及漢地理志則作冬是也公羊注同
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今各本或作保城或作城保若
依公羊則保城爲長

可以無饑矣監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
閩本饑作飢按飢餓之字當作飢饑乃饑饉字
此經當以飢爲正

頭半白斑班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日字岳本
廖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孔本作頭半
白曰頽斑斑然者也按以班爲斑古字假借毛本孔本韓
本班作斑非也足利本作頭半白曰頽班班者也山井鼎
云日當作日是。按頽白字說文作顛从須卑聲

故頽白者不負戴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足利本故下有
日字戴下有於道路三字韓本與孔
本同無日字

黎民不饑不寒監本同韓本閩本毛本饑作飢

言人君但養犬彘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
監毛三本犬作狗

不知以法度檢斂也閩監毛三本同毛本檢作檢避所諱
宋本孔本韓本不上有而字

詩曰苧有梅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日作云

道路之旁有餓死者韓本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旁作
傍

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
賑字作賑者非
賑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即古之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孔本於
作乎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

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已矜窮則斯民集矣

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也閩監毛三本喪作送
誤

可以着其綰帛閩本同監本毛本着作箸

背陣曰戰

國本同按背當作皆監本毛本改作皆是也

周禮內人職云

也 閩監毛三本同盧文昭云內當作均是

殺人以挺與刃

閩本同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監毛本挺作槌案音義云從木則此本及閩本誤也此本注俱作挺閩本經注並作挺

挺刃殺人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槌作杖

曰無以異也

各本同孔本以異誤倒

挺刃殺人與政殺人

閩監毛三本廖本岳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挺刃殺人與五字

無異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有以字

率率獸而食人也

閩監毛三本上率字作是廖本作是率禽獸以食人也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為率禽獸以食人也足利本與古本同但人下有者字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

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各本並同足利本作古者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已

惡其始造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惡上有夫字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備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斯作此也作邪

岳本斯作此音義出死邪

以教王愛其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也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章指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

以白刃疾之甚也

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閩監毛三本之作莫廖本無之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焉二字

壹酒之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深耕易耨音義出易耨云下奴豆切字亦作蓐

而為王之敵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而之二字廖本無而字考文古本作於王敵乎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足利本也上有者字

願比死者壹酒之閩監毛三本壹作一

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閩本同監毛本近作為

皆離背散各各字誤閩監毛三本並作亡

韓魏趙至強也閩本同監毛本也改焉

孟子注疏卷一上按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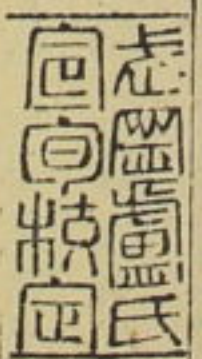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謚也魏之嗣

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

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

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

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嗜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

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

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其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

潤槁苗則沛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

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

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疏

孟子

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者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孟子言我復答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政為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

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而解王之意又以此復詳明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為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注襄諡也至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曰襄諡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為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諡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

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必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

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論三

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王曰德行當何如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

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

乎哉王自恐德不足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

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斨王左右近臣也觶觶牛當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

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斨言王嘗有此仁不知曰有之王曰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

誠充之否有之曰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變齊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嚮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

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

國雖小豈愛借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鍾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

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豈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

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王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

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

嗟嘆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

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

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

白王如此王信之曰否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

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曰不爲者與

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

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

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

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

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入妾從以故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以加於人而已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

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

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

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

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曰王

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

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

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

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

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為是也

王言我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

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

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搆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

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

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害也

曰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

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

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蓋亦反其

本矣

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

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

少行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

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

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

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乎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

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疏齊宣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是齊威王之子辟疆是也諡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威公小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曾聞知也云云者是以問及必儀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為問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為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及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齋之言而答宣王之上問也胡齋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齋曰王坐於廟堂之上有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為釁鐘也王對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懼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不忍則廢去釁鐘之禮與王復與牽牛者曰塗釁祭鐘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曰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是有此言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為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然百姓盡以王為愛財也臣素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骸骸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者宣王言誠有百姓以我為愛財者齊國雖曰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不忍見其牛之恐懼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為釁鐘不可廢故以羊更易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為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王無
怪百姓皆謂我為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
人安知王以為不忍見其恐慄又為釁鍾不可廢故以羊易
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就死地何
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若無罪而就死地何
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者是宣王自笑以
其已之心不如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
然我非愛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
為然故以此言復答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我愛
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厨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之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為
王也此亦為仁之一術耳無他是見其牛之骸骸未見其羊
之骸骸也凡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就死聞
其鳴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厨烹炙之事
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
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悅之而引詩之文而言
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

而為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為夫子也夫
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者宣王言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
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
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
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復曰於王曰我力能
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
秋毫之末銳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
者是宣王答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之也言今王
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為
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見為不用
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見為不用明
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為其不能
力也一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為其不能明也今百姓所
以不見安者為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用明也今百姓所
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者是宣王
問孟子言不為與不能二狀何以為異也曰挾太山以超比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
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是折枝之類也者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為與
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人曰
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為長者按摩手節而
語人曰我不能為長者按摩手節是恥見役使但不為之耳
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
不為長者折枝之類也以其不為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
王也言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
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運轉
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
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
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
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
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
能安之占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獨能推其
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

推其所為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
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
又託物而諷王也言為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
權度之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忖
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
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興起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戎不
以為危事外結怨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
者宣王荅之以為不如此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
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欲大欲可得而聞與者是孟子欲
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乎王笑而不
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為肥甘不足於
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甘之味
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欲大欲是為肥甘之味
不足以供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
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
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
是哉又曰否吾不為是者宣王荅之曰我不為是四者之事

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欲
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
子知王以此爲所大欲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綠木而求
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
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爲所大欲是若
綠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者宣王亦謂已
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焉綠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者孟
子言王如此大欲殆有甚於綠木求魚也綠喬木而求魚雖
不得魚又且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
而爲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又
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
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小國與楚之國戰
關則王以爲誰國勝之曰楚人勝者宣王荅孟子以爲楚之
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不可以敵衆
弱固不可以敵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以敵大國
之寡少固不可以敵人之衆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
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國集
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而齊國但集
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異於鄒國之小而敵楚國之

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
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
教宣王王道之木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爲之仕者
皆欲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
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皆歸之誰能止禦
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歸之誰能止禦
之也商賈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
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
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
輔我志以明白教我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教
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至未之有也者是
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
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爲能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
得故能有常心也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
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
之事無有不爲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
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爲之也
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

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
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
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
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
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
間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蓋反
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道之本五畝之宅至
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前此更
不解也注宣謚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
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
法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王齊
僖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弒君自立九
年春弒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為桓公
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弒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
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鄆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王十
六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為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
二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
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
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
生夷吾者為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

惠公夷吾卒遂立重耳為晉文公九年在位卒云孟子不得
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者案史記列傳已說在梁王
段注云必義至聞也正義曰必義古帝王氏也則伏犧氏也
五霸者即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崔李云夏昆吾殷大
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是也謂之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
案國語亦然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
霸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之證也注云穀觶牛於到
死地處恐貌正義曰案廣雅有云穀觶死貌是也云周禮大
祝墮墮逆牲逆尸令鐘鼓者鄭司農云墮墮謂薦血也凡血
祭日墮既墮墮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墮以
血所以厭變怪禦妖墮寶鐘之墮謂之墮亦治亂謂之亂之
類也云天府云上春墮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
之美上春孟春也又言墮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墮之法
其來有自矣周之所墮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
子於那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
所墮也注愛畜也正義曰釋文云畜愛也字法從來向來
麥也來者向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畜夫向音廩書云畜夫馳
是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律歷志云銖兩斤鈞石
本起於黃鍾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
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重一千五百二十銖四鈞為石

重百二十斤以此推之則百鈞是三千斤也。注太山北海近齊。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是也。注權銓衡至度物也。正義曰權重衡平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釋文云銓平木器又曰銓衡也。權稱鍾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巨黍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言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為十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注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是也。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下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一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十行本各上篇下及下篇上下

卷題名如此

魏之嗣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魏作

操柄之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柄作秉。按秉柄古今字古書柄多用秉者

沛然下雨 音義出沛字云字亦作霈按初學記引此文正作霈

以苗生喻人歸也 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歸作象

夏之五六月也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 韓本足利本作仁政孔而已不貪

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襄謚也至儀

閩本同監毛本儀上有威字

齊不用乃適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作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岳本足利本無齊

字

欲以仁義為首篇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無
為字

然後道齊之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然後道
齊也廖本岳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事下有

也字

頌述宓義

義字誤閩監毛三本作義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足利本作戲音義出宓戲

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
本考文古本作不欲使王問霸事

也

而黎民懷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可以保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保作安

將以釁鍾

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閩本同孔本韓本監毛本
鍾作鐘下及注同音義出鍾與知此經亦當作鍾

上春釁寶鍾

閩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監毛本作鐘按
鍾當依周禮作鎮形相涉而誤

不知誠充之否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充作有

不忍故易之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
本無也字

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謂
上有之字

無傷於仁

各本同考文古本仁作牛

時未見羊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時上有王字

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
考文古本無合於二字

挾太山以超北海

各本同音義出以超云超或作趨

少者恥見役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
三本改見為是非也

敬我之老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我作吾非

言其易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無其字

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孔本韓本閩毛本同監本享作亨
浦鐘云誤

但舉已心加於人而已

閩本同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

已作耳

可以量長短

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量
作度考文古本亦作量短下有也字按音義

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
義本亦當作量改為度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革
也

尤當為之甚者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當
字

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閩本考文古本同宋本廖本
孔本韓本吾作我廖本監毛

本耳作矣

遂因而陳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本因而作緣以

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孔本閩監毛三本同韓本考文古本
無之字山井鼎云古本問作明恐非

臨莅中國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
足利本作莅臨

而安四夷者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者
字

固不可以敵强大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本足利本作固不如强大

猶鄒欲敵楚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無也字

蓋亦反其本矣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蓋作盍周
廣業孟子四考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

少貶焉檀弓子蓋慎諸並以盍為蓋

蓋當反王道之本耳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耳字韓本無當字耳字韓本考文古本蓋作盍山井鼎云似非

誰能止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者

吾憚不能進於是矣石經憚作憚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石經恒諱作恒下同

人常有善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有下有所字孔本韓本人下有所字

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放辟邪侈侈音義云丁作侈案考工記鳧氏侈弁之所由與注故書侈作侈又儀禮少牢篇侈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為侈之假借字

是罔民也各本同音義罔民丁作司民下同按丁本司當讀為伺司伺古通用。按依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

者非趙本也

樹之以桑石經樹諱作植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

正聖意弗珍韓本考文古本作稱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

不成德豐鍾易性考文古本性誤性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

跡考文古本作路荅以反本惟是為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齊威公小白閩監本同毛本威作桓

通財鬻貨曰商閩本同監毛本財作利

莊公八年左傳王閩本同按王當作云監毛本及作云是也

十四年此文之下十行本有脫頁閩本亦缺閩本耳於十行本此其證也

孟子注疏卷一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為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圍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入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摠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孟

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

其庶幾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

諸孟子問王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聖

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

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其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

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

眾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眾王言不若與眾人共聽樂為樂臣請為王言

樂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樂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

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

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

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敏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惡莊子之言

疏

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

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

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

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

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之問也言齊王

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

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

見於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

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

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

憤莊暴言己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

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

夏商周之樂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

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

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

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

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

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同寧可得而聞知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為樂邪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答孟子亦以為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與衆人同樂為樂孰樂邪曰不若與衆者齊王亦復答孟子以為不若與衆人同樂為樂也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衆同樂之意乃為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衆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覺頰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賦徭役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之以此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蹙頰愁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蹙頰愁悶疾病其首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近於無疾病也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則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意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注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惑人心其與雅樂同也○注鼓樂至百姓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金奏注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穢夏鷲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為簫風俗通云舜作竹籥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地詩簡兮之篇文也注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頰也頰鼻頰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覺其鼻頰而愁悶也○注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管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旄為王者旄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升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

七十里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曰若是其

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

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

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

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

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囿專利

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
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闕七十里故見孟子問之還是言之否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以爲文王囿如此之闕大民猶尚
若爲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爲文王囿如此之闕大民猶尚
以爲之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者宣
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闕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爲之
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
囿方闕七十里而探芻薪木之賤人與獵雉鳥兔獸者皆
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爲小不亦
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
臣言自臣始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國禁令然後乃敢入
其國中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
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囿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者
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廣
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
爲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爲大不
亦宜之乎凡此是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
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
王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爲苑囿是如之何

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
囿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
之一豈七十里之囿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
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囿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爲遊畝之
地耶是安知周制之法與○注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
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
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
王繼父之業爲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
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爲西伯焉論
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之囿而民
猶以爲小也○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圍者○正義曰周
官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
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
土之法以宅田土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
境郊皆有關者○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
蓋四郊之門也○孟子對曰有○欲爲王陳古○惟仁者爲能以大事
道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惟

其啄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疆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

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

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

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

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

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

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

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王不好勇耳王何為疏也。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
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是
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
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荅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
之聖王而比之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
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
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愾是
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
大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免是
大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
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其奉事其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
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
我將之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
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
言大不合已意故荅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
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荅宣王言宣王
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瞋目疾視而號於眾曰彼
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
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
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
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莒以篤厚
周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者謂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
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
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
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
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葛伯不
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
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
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允矣
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緜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
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笑入
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駟突也喙困也趙注引此而
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注不合又云大王避狄文王
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
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
西有昆夷之患注云昆夷西戎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
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注引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蓋
失之矣。注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何奴傳云唐虞以
上戎于幽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走于岐山
後至六國遂為何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

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
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
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注周
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
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注疾視至敵
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之勇無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注大雅至小勇。正
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邊徂旅今孟子乃曰以
過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
之近地詩言密之眾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注尚書逸
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
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
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注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
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注衡橫
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
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
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

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皆

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

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

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

讒民乃作慝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

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賄賂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

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

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而上行而亡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

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

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

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

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

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

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

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疏齊宣王至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園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對曰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若

有為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其上矣為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其樂亦非也定故也為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以其亦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其樂亦非也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非謗也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為憂樂施報之効也故曰在上為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所憂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下不歸往而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誨齊宣王也昔往也齊景公問於晏子曰景公曰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舞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修治而可以遊觀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名嬰者晏子荅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

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以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以得休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不遊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則不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乏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暗然側目相視而非其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行皆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故流者是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是也連者從流

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
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亡者
樂酒無厭之謂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而下忘
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極樂荒亡之
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
行惟獨在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
所以說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戒勅於國而喜悅之景公
出舍於郊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與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
者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
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為事角以為民財之意也
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
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言說君所以好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
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誇宣王亦欲
宣王如景公說晏子之言而悟之也注轉附朝舞至邑也
正義曰云轉附朝舞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
王釋云灑水名出南陽恐誤灑為舞他並未詳云琅邪為齊
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

名是也。注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注
云義和酒淫亂往征之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業天地四時之
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
度又曰紂沈湎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湎者酒過春秋
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
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責諸畜使婦人載以過朝釋
云胹煮也畜草器也。注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怒杜預
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圃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注書
云罔水行舟若丹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
于家用珍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為虐無晝夜
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
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似。注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
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
怨距于河孔注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
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
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
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

說弄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嘗時有弄堯時亦有弄則
弄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弄為窮國君
號為諸侯者何也。注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
殷王紂樂戲於沙上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
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其有炮烙之法後
為武王所伐是也。注徵招角招樂章也。正義曰凡宮商
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
始屬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
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
象也。商亂則諷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
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
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
也。亂則哀其事墮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
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賈也。凡此乃為樂
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注
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注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
之篇文也。孔注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齊宣王問曰
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齊宣王問曰

也齊侵地而得有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

可得。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

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

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詩小

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鰥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

言乎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

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

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累餼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囊也然後可

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累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

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歸之篇也亶

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

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之思則於王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正義曰

之政何有不可乎劉大王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為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

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有明堂後為齊侵

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

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珠乎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
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
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
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太山下
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太山後嘗為齊所伐
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注
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
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
先有事於配林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般度以尋周度以
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
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
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
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兼水矣東南火室矣
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室矣
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
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室皆於太室
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角二筵有六尺

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注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
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
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
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
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
而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
又菜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
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
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
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是紂
時稅重也關讖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
無關門之征猶讖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
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
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
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時亦以
此引之以救弊矣。注詩小雅正月之篇者。注云舒可也

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俾獨困也。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注云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郃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藁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與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闢其民乃裹糧食於囊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注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勾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郃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注詩大雅縣之篇也。至不可乎正義曰縣詩興也縣縣不絕貌也。毛注云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豈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於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泚水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惡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注疏卷二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

自此至不如與眾共聽之樂十行

梁惠王章句下

監毛本此下有正義一段闕本無案十行

蓋李元陽所見十行本已有一頁計其篇幅當有正義闕本無者偽疏也。又各卷卷上篇題下並有凡幾章字闕監毛本此卷獨缺蓋經注本本無也。又按此下正義是監本所補監本若別有注疏本可據不應脫漏凡幾章字然則十行本及闕本所缺之正義而監毛本有者疑是偽中之偽也。

有是語不

監毛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

先聖王之樂也

監毛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聖字

由古之樂也

監毛本韓本同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

問古今同樂之意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樂作異

寧可得聞之與

監毛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與作耶廖本與作邪

與少人共聽樂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少下有之字案十行本少下空一字之字係閩本誤燬監毛本仍其誤也

衆人共聽樂樂也

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衆上有與字

與衆人共聽樂爲樂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爲字廖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孔本韓本爲樂作

樂也

與衆人樂樂狀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無下樂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樂字作之

籥若笛短而有

三孔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

簫

故使民愁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使百姓愁

有憫民之心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憫作愍

是以民悅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王之好樂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

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矣考文古本矣作也

其國及對齊王

自此至則爲之王者矣監本脫一頁而板心數不缺蓋承刊諸人之謬也毛本

據別本補足故第四頁下有又四一頁

言百姓皆欲之康強

毛本同閩本之作王

則聲音則一也

閩監毛三本無下則字

其與雅樂同也

補毛本同明監本其作不是也

文王在岐山之時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無之字廖本考文古本山作豐宋本孔本韓本岐山之時作岐豐時

而囿以大矣

閩本同孔本韓本監毛本以作已○按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為長

寡人之囿為大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之字為字廖本無為字

民言其大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作苦

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古聖王之比也

閩監毛三本比作交誤宋本無也字廖本王作賢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作賢

無也字

文王事昆夷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石經廖本孔本韓本作混夷按詩縣混夷矣矣皇矣箋患夷即混夷與此

經正合作昆非也

湯先助之祀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先作見按先字是也

故太王事獯鬻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石經廖本孔本韓本太作大音義云後大師大王放此是經文皆作大作太者非

北狄強者

考文古本同閩本孔本韓本作疆監毛本作疆按唐人疆弱字通用疆強勉強字作強宋六避所諱多作疆監毛作疆乃疆界字非也

身自官事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官作臣

聖人樂行天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行天作天

在於好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在作疾孔本韓本足利本在於作疾在

此一匹夫之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匹字足利本無之字按以一夫釋

匹夫不得云一匹

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無者是

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為

暴則百姓安之

而比之之文也

閩監毛三本之文作湯文是也

變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幽

閩監本同毛本無邑于西戎四字乃據漢書刪是也

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亶父

閩監本同毛本百餘戎百有餘歲亦據漢書改

賢者亦有此之樂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下有能字廖本無之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賢

者亦能有此樂乎

人有不得其志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上有者字足利本也

作者

適情從欲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從作縱音義出從欲云本亦作縱

君亦助之憂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君助憂之廖本之憂作憂之

放於琅邪

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孔本韓本於作于

齊東境上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東下有南字按疏引境作南字朱子注同是此注有

脫也

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觀遊作遊觀

先聖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上有之字

補耒耜之不足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補作問

遊亦豫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按無者是

吾何以得見勞苦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吾

眇眇胥讒音義出眇眇云字亦作諂

行師興軍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而食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之字

有飢不得飽食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在位在職者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

而作其慝惡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方猶逆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逆作

逆先王之命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先王上有不用二字廖

用先王之命

惟君所行也石經無行字

連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連下有

是好無水而行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岳本孔本韓

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

以振貧困不足者也閩監毛三本振作賑非宋本廖本孔

召太師曰石經太作大

謂之好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好下有君字

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導作

非其矜夸雪宮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

而欲以苦賢者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孔本韓本作肆是也

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

天下之民同其憂閩監毛三本天上有與字是也毛本憂誤作一

而敢慢其事閩監毛三本敢上有不字是也閩本不敢字擠是閩本增也

怒而殺人者閩本同監毛本者作之類也

用是絕其世不得似閩監毛三本似作嗣

以其最清者也明監毛本同按清當作濁今改正

其事曠也曠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

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此章指末句注無此文

人勸齊宣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齊字

而文王常恤鰥寡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但憐憫此熒獨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憫作愍

行者有裹囊也宋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囊作糧案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與裹囊合

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曰作四無

行字岳本無行字足利本無之字曰作四

我有疾疾於好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疾作病無於字孔本韓本於作在

古公亶父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父作甫注同

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下有也字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

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齊宣問曰閩監毛三本宣下有王字是也

詩云至於何有曰閩監本同毛本日作者是也

如有我用我者上我字衍閩本有下空一格是亦以為格而剝去之也監毛本無上我字不空

必先有事於郊宮補案明監毛本並從禮記作類宮

注云哿可也此上脫正義曰三字閩毛本注字作陰文監本注字上加圍非也

孟子注疏卷二上拔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卷第二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

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王曰已之已之者去

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

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

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

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
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為
交友之道當如之何陳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
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荅孟子以為交友之道既如此當棄
去之而不必與為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者孟
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治其士則為士
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己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
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
欲諷諫之故問之日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為之
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
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注士師
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
為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
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
也則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咎也王曰吾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可不慎與言

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踰戚相踰豈可不慎歟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核

其鄉原之徒論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如此然後可以

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疏孟子見至為民父母

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口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不可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

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真足為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莫聽迨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以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注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本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其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注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日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

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而坐死鄭玄云遺亡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注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

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

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疏齊宣王問至未聞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

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

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

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

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

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

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

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尚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

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

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

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疏哉○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

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任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至於治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以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

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埴埴之工二，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注：金二十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為二十兩。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

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子孟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雀厥。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疏

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興
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
禍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
爲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
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
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
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者孟子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
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
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
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託以萬
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
豈有它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
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
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
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

蓋六國之時爲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
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
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
羊傳云齊侯唁公子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
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注篚厥玄黃
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篚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
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注萬乘非
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
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春三百有六旬者案
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
十日除小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
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注武王伐紂至取之也。
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
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鬪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
叛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
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
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
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
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曰妻
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

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諫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司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

王懼而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

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

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

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想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兩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所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

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

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

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

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

也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遷其老小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

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疏

齊人伐燕取之至猶可及士也。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

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共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它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也者孟子答齊宣以為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為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闊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為夏方伯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為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里者有九而得其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尚書仲虺之誥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為後予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為己之臆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湯一征自葛國為始天下皆信湯王之德後湯東向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為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為後去其我而先向他國而征之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如霓不特此也又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貨易有無也耕于郊野者又不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者注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後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為王師之來今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箚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

中之寶器如之何。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
疆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
與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還
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衆。爲置立其
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及止之也。
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禮九服
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云霓虹也。
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
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旣雨。則雲散而霓見矣。注旄老耄
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觀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
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鬪聲也。猶構
兵而鬪也。長上
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
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
告白於君。有以賑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

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

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
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
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憂民窮則民
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

鄒與魯鬪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
其難。惡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鬪者。言鄒國
與魯國相鬪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鬪。戰而
有司死者有三十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

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當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爲凶荒之年而民皆飢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爲君之有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言曾子有云在戒慎之戒慎之以其凡有善惡之命苟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爾亦以惡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自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爲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爲其長上矣。注闕闕聲釋云闕闕也故曰猶搆兵而闕也 滕文

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

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

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爲也 疏

滕文公至可爲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

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問

廁在齊楚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

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至是可爲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

可事非我所能及也以其齊楚二國皆無禮義之國孟子

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

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

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爲也其它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備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強為善而已矣

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句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

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

為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

疏 滕文公至強為善而已矣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滕文公恐其偏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為不見迫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為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為居

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為居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為居耳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不可必其成功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何但勉強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

問免難全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

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也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

王如歸趨於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

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

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疏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

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者○正義曰此章言大王

去邠權也効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

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當

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至事

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至事

後為戎狄所侵伐是時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

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不

免其侵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犬

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殘

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

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大王此言

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

所得耳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勿去者孟子又

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為者也

乃世世守之也當効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擇斯二者而

處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如或云効死勿去是也○

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

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

孔子曰黃衣狐裘又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

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平謚也嬖

也嬖

也嬖

也嬖

也嬖

也嬖

人愛幸平公敬孟子有德不公曰將見孟子小人也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

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

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公

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

曰諾諾止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

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曰否謂

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

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

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曰行

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

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

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

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疏魯平公將出至

天所為也臧氏小子何能使我不遇哉焉能使予不遇

哉。正義曰此章言讒邪構賢者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

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

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諡曰平

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

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會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為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為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

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上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正為之去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為之大夫故得以大夫禮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為鼎數之有不同也是為棺槨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為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子自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行天使之行也注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諡法不遇魯侯哉○注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諡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

曰嬖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嬖。注樂正姓也為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為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注樂正者為姓案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注詳其意故云為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下

盧氏

南昌縣知縣陳煦葉

孟子注疏卷二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有士師卿士補明監本同毛本同案卿當作鄉今改正

王無以名也闕監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名作知毛本王作我也作之毛本誤也

而詳審之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疏戚相踰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疏戚作親疏

豈可不慎歟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可不重慎之

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十行本乃字隣字模糊闕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乃作大隣作防音義出防比

核其鄉原之徒闕監毛三本原誤愿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論曰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論語曰

以毀忠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考文古本作以毀忠臣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

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

未聞弑君也 石經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同足利本君上有其字非也

不聞弑君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君上有其字

章指言孟子云 孔本韓本云作言 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

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主工匠之吏 補此本誤重吏字明監本毛本不誤

將以比喻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此

先王之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作正法

此如何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此何如也

二十兩為鎰 按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喪服作溢溢之言備也滿於十六兩為一斤之外也

鄭注二十兩為溢趙同若國語注二十四兩為鎰此別一說偽疏不了

是為教玉人治玉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足利本無也字

則玉不得美好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足利本玉下有入字非也

則何由能治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者字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

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 孔本致下有可何字是也

不 七經孟子考文作不可非 察哉

以曰且舍汝所學以字明監本作而毛本作則毛本是也

朝一鎰米閩本同監毛本米誤朱按儀禮鎰作溢

樂師未奔廖本孔本韓本監本同閩毛二本奔作奔下同

故未取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奔走而去矣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定字

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悅之下有時字廖本則下有可字無而已

二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殷民喜悅之特則可取之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悅則天意得天意得考

古本不齊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司比于觀其心閩監毛三本司作劄按劄字是

救燕伐齊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伐齊救燕

東向征西夷怨王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監毛本王作者考文云古本怨下有者字則衍一王字

矣非也

則我蘇息而已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也

拯所也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所作濟閩監毛三本所作揀。按所誤字

老耄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耄作旄

弱小倪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倪倪作緊倪案音義出緊字旄倪下云詳注意倪謂緊倪

小兒也與今孔韓本合。按依說文釋名作緊規禮記禘記注作驚彌此本作倪倪者誤也

而止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作亡形近而譌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考文古本王作至足利本作以大王

小夫將何懼也

至猶可及士也

士止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而望雲霓如霓

補毛本如霓作似多

如之何可也

閩本同監毛本何下有其字

至蘇也

閩本同監毛本也改息

軍帥也

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閩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帥作率按率帥字通監毛二本作帥則誤矣

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可二字足利本

無則也二字

章指言上惜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恤

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

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已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二國之間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國二字

皆不由禮義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義字

則有一謀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

惟施德義以養民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惟誤雖

則是可以為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則可為矣廖本也作矣是利本作則可

以為矣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擇而居之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焉字

困於強暴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強作彊

後世乃有王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乃下有可字

強為善而已矣

宋本岳本廖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強作彊

君子創業垂統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創作造

成功乃天助之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之字

以遺後世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矣作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

考文古本在天 強暴之來非已所

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繪帛之貨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而去之矣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若將有得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作若將有所得也考文古本作若將有有得也復有字非

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

擇而處之也

非己身所能為專也

閩監毛三本專作者按注云非己身所能專為則專字是也

樂正姓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不便見孟軻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前以士後以大夫禮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考文古本

士下有禮字

曰否

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曰否云本亦作不○按古不否不同字後人一之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

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

止或尼之

石經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音義出尼之云郭璞注爾雅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昱云居字

非人所能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能有為字

臧氏小子

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臧倉小人閩監毛三本作臧氏之子考文古本作臧倉小子

章指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

補案下云則一匹之賤夫此二夫字上夫字當為賤之譌

案禮記有正子春

補案正上當有樂字

凡衾皆五幅

閩監二一本同毛本五作三

孟子注疏卷二下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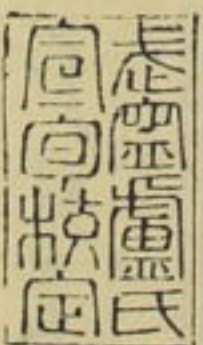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二上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注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

故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答以仁義之事故曰梁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目趙氏分之遂為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曾西之所蓋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摠謂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

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
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
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
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注公
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
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
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為賈
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
以公孫為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諱謚與族公問族
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為展氏
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
父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為氏也今公孫丑其
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
之徒著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為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
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
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
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

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也先子

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艱然慍怒色也何曾

猶何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

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西荅或人言

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

我願之乎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

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

曰以齊王由

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

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

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山湯至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

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

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

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

起是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

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

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士民以足矣不

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

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

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

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

也

公孫丑問曰至惟此時為然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為曾

西所蓋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嬰也夷吾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者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蹙蹐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曾西乃蹙然慍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比我於管仲為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為仲父貴戚不敢為之妬而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為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比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為霸功

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為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我願之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我願之乎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孟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為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猶若不足為耳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若反覆手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則弟子之蔽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子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為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是則文王不足以為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可

當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為紂之臣然而如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器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運比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齊有其地矣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雞

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
已其間雞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
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
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爲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其王者
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
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
有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
書命也郵驛名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說
文曰境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
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爲萬乘之國行仁
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索也云倒懸者
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
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爲能
如是也○管夷吾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
莊公八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受
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使相之可
也杜注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

此又云高僂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才多於高敬
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
交周注云謚爲平謚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
是晏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
義曰曾西爲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
子是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其他經
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
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豸豚陵
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
子云蹙然猶蹙蹙者語云蹙蹙如也馬注云蹙蹙恭敬之貌
○注蹙然猶蹙蹙也○正義曰釋云蹙不悅也字從弗色是知
即愠怒之色也○注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
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爲高宗云從湯
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
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二
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
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
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
歸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
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立已崩弟太

孟注疏卷三上

六

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興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為高宗是也。注云：鎡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鎡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墻壘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几啓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注云：三之日夏之正。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

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行也。孟子言禮四十強而行也。孟子言禮四十強而行也。動心有日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所畏也。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也。孟子勇於德也。孟子勇於德也。日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丑問不動心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撻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

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發音也

施舍自言其名則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眾者耳非勇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一子之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

百行之本于夏知道雖眾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要也昔者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慄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

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

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

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

志為至要之本
氣為其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言

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
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
其氣云何

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
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

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
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

乎長

丑問孟子才
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
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

氣

丑問浩然之
氣狀如何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
之氣也然而貫洞纖

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于害
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旅德教無窮極也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
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

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
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

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
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
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
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

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
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

外故言其未
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義
也但心勿忘其為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

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

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

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

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

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

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

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

誠辭知其所窮

孟子曰人有險誠之言引事以襲人若

遁辭知其所窮

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

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

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觀

仲王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

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

四者之類我聞

能知其所趨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

君有好殘賊嚴酷

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

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

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

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

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

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

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也

也

也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

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

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其微小也敢問所安丑問孟

也比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曰伯夷伊尹何如丑

伯夷之行何如孟子曰不同道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其非

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

民者何傷也要欲為天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

然而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

等乎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

同

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曰

敢問其所以異

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

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

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

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予宰我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

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

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

子也 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聲昭德音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

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堙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

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

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 疏 公孫丑

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問曰夫

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曰正義曰此章言義以

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

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

丑

孟子注疏卷三十一

世

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
也言此則黜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
北宮黜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氣義之別
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然
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大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
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
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
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
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
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
子之言可以謂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
子之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善
則告子之言以為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故也
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故也以其
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
所以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但能充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
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
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為所適善惡之路
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以其足以制於
氣不為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
於志也故曰持其志無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
志無暴亂其氣者何也者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
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暴亂其氣是
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答孫丑言志鬱壹則動志不通矣是謂
志壹則動氣氣鬱壹則動志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志不通矣是謂
氣皆鬱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蹶者是謂氣壹則動志不通矣是謂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御眾然則志壹則動
眾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眾然則志壹則動
氣如將帥惇則動眾卒矣氣壹則動志如眾卒惇則動將帥
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
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
才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者孟子答孫丑之間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

其人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
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大氣曰難言
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
孟子答公孫丑以爲浩然之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爲氣至
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直道不以邪道
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者孟子又重言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
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義配偶則餒矣若人之飢餓
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裁制度宜之
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
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
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
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雜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
之所密取而在外人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
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飢餓者矣以其有邪
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爲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
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
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
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乃

行仁義也止在其不忘於爲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
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爲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
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
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
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
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而
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
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
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
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
揠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
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爲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
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
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
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
也以其爲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
苗者也助長者若若揠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
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義者

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
 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脩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
 公孫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
 誠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
 荅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誠辭其言有偏諛不平也孟子言人
 有偏諛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
 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
 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
 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
 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
 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
 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況於齊王之言
 是也趙云若豎牛觀仲王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
 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
 勝以辯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度辭也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
 於其心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
 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
 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為政

之末政為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
 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孟
 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
 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誠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
 此言其善為說辭說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
 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
 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為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
 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三者皆
 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
 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者所以列
 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
 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
 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為國人所矜式故於
 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
 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為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
 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
 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
 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謂
 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為說辭

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德行然尚未
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孔子之高弟惟顏淵三子於
聖命則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者孟子答公孫丑為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惡歎
也以其不敢居聖故嘆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問於孔子
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答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為也我但
學不厭飽教人不倦怠也子貢曰夫學道不能厭飽是有智
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不能倦怠是有
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
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
聖矣是何所言之也故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
自謙故言我往曰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
之一體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
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
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
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曰姑舍是者

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願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見
孟子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
同道者孟子答之以為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非其
所好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
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
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
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為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
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非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
亦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
為進則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止
為進則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止
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為之久而不仕則止之而可以進而止
為速則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是古之聖人也我俱未
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學則孔子是聖人也孟子之意
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
仕而不為伯夷之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
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
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伊尹又言之

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直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惴惴其慄。注云：恐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是也。注密聲取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杜預注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注云：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蠶。事單穆公惡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儀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儀者實用人，人儀實難已。儀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是也。云：豎牛觀仲王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

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面，樓深目而猴，象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地耳。且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常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爲豎，臣有寵，長使爲政。豎牛欲亂後，仲王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王而何，叔孫曰：何爲而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是也。云：秦客度辭者，案國語：晉文公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凡此者是也。大抵度辭者，如今呼筆爲管，城子紙爲楮。先生錢爲白水真人，又爲阿堵物之類是也。注：予宰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注：堙蟻封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堙蟻

冢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為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上



而清嘉萬二千書
用六課糖藏市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棗

孟子注疏卷三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公孫丑者

自此至故以題篇廖本無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有

謂不率齊桓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率作帥按音義出不帥注云音率則作帥是也

恥見比之之甚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不重之字

尚不可以為邪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字

何謂若易然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若作王韓本考文古本謂下有王字

聖賢之君六七興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聖賢作賢聖

言其易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相與輔相之

各本同音義出輔相云丁本作押義與夾同

雖有鎡基

音義出鎡基云或作茲

三豐時也

補案明監本毛本並作三農是也此本作豐形近之謬

今齊地士民以足矣

士當作土閩監毛三本不誤廖本考文古本民下有人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以作已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

望觀文王而陳王圖管晏

足利本作嬰非雖勤猶為會西所羞也

猶為魯西所羞也

閩監毛三本魯改會是今據改

指孫丑而云也

閩本同監毛本孫上有公字按此及下章疏稱公孫丑為孫丑不一而足當是偽疏本文如此非脫字也監毛每加公字非

其王者不作

其當作且閩監毛三本不誤

注會西會子之孫及子路

此下脫一。

雖用此臣位

各本並同足利本臣作巨非

輔君行之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而字

人當畏懼之

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畏作恐

夫子志意堅勇

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意作氣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司考文古本無心字

不膚撓

宋九經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撓作撓非也

思以一豪挫於人

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豪作毫非

舍豈能為必勝哉

閩監毛三本無舍字

吾不憚焉

音義之睡切丁本作遄音揣

詩云惴惴其慄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慄作栗。按說文無慄字作栗是也。

不復取其心有善也

三本也作已非。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陶監毛

氣之帥也

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帥。按據千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帥乃俗字也既又譌帥

氣為其次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焉字

故志氣顛倒

音義出顛倒云字或作偵

則志氣之相動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足利本無也字

治於神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是也足利本作合

布旅德教

監毛本俱作布施

道無形而生於有形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道下有謂陰陽大道五字無於字韓

本與廖本同大作天足利本亦與廖本同生有形作生於形非。按有謂陰陽大道五字無於字者是也漢人皆以

陰陽五行為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以無形生有形者也

稟授羣生者也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授作受。按授是

言能養道氣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上有此字

若人之餒餓也

各本同足利本餓作饑

故為義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義上有仁字

而亦勿汲汲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而字

以喻人之情邀福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者作也孔本之作助者作也韓本足利本之作助

天下人行善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其遲福欲急得之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遲作邀。按遲是也讀如遲客

之遲

由此揠苗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人上有之字

乃反害之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乃作而

常恐其行義

各本同考文古本行作作

急求其福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急下有欲字

亦若此揠苗者矣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
此七字按考文引矣作也非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何謂作謂何

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
足利本無之字又足利本

孟下有子字非

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考文古本驪作麗之事作

政韓本驪作麗足利本事作政按音義出麗姬字則宣公
所見本亦作麗

勸仲壬賜環之

閩監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壬作任
毛本勸誤觀

能知其所趨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趨下有者字

辭言教命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作言辭命教韓本作言辭
教命考文古本作辭言命教

夫子既聖矣乎

各本無乎字此本有乎字非也足利本同

曰伯夷伊尹何如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云依趙注經文但云
伯夷何如無伊尹二字。按此說極確趙

注本儼然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

故謂之非其民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
之字

要欲為天理物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
要誤更

冀得行道而已矣

各本同考文古本矣作也

亦不至阿其所好

各本同考文古本阿誤於

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世作處
無觀於制度四字。按無者是

未有能備若孔子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
無有字

泰山之於丘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

未有盛於孔子也各本同閩本也上行者字

所以以異於伯夷伊尹也閩本同監毛本少一以字廖本
上有則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足利本所以以作則所以

但不以無為有耳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無
耳字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

時賢者道偏足利本
作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

也

賢者道偏閩監本同毛本偏作偏非

然則氣為所適善惡之馬閩監毛三本馬作路

苗是種之義者閩監毛三本義作美

諛辭知其所陷陷上脫蔽淫辭知其所六字閩監毛三
本不脫

孟子非其所好之君非上脫言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是伊尹之如是也閩監毛三本之下有行字案閩本行
如是三字擠則行字是閩本增也

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為仕衍進而字閩監本同毛本
刪去是也

案帝王世說云閩監毛三本同案說當是紀之誤

豎牛欲亂後閩本同監毛本後作其室按監本其室字
擠是監本據左傳改也

而不見既自見矣

明監毛本同案而當日譌豎牛語也

孟子注疏卷三上拔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下

孟子注疏卷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瞻足也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

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為霸以把握諸侯之權也故必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政者乃能為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王但以百里而為之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雖面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

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

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間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邠國鳴鴉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鳴鴉小鳥猶尚知反天

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

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間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

刑是以見侵而不能
距皆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王之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
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

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
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
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
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恥辱
今之國君既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恥辱
是若疾惡其濕汚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
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國君如能疾
惡其恥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道之士也既能
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任其官職也所貴德者為
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事道也能為人所不能為賢長
於德行者也能為人之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
位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閒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言今國家閒暇無事
以及此時若能修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
云迨天之未隕雨微彼桑土至誰敢侮之者自迨天至或敢
侮予蓋詩邪國鴟鴞之篇文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隕
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綿牖戶喻人君能於閒暇之
時治其國家以明其刑政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慢我也詩人
蓋以天之未隕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微彼桑土絜繆牖戶明
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鴞
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隕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莫得
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維持國家則鄰國
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為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
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
也禍福無不自已求者孟子傷今之矣是時般樂怠敖是自
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惰敖遊而不修明刑政是自求其禍也
以其禍福無不自於已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求其禍也
人畏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其所謂夫人必自求其
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
永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殷王之

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
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
以前也文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
耕者助
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
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禮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信
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諸今
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
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
民以來何能以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亦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

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
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
不得而予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
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
才在官位則天下爲之士者皆悅而願立於其朝廷矣市塵而
不征法而不塵則天下爲之士者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言市
塵宅而不征取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塵宅則
天下爲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
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皆悅而願
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
橫稅取之則天下爲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塵無
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
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塵所居之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
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

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
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民
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
其所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為其所惡而賊
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而民仰望之如
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
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為敵者也既無
敵於天下者名為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
為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塵者一夫所受之
宅也里者一塵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
鄉以教為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為郊而民則謂之民
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為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
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賢者在位能者
道者為其賢也為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尊士之
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也故曰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
衆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注塵市宅至
塵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塵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塵市物

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
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
所以言宅無稅也○注言古之設關至旅稅之也○正義曰
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案
鄭注云譏異服識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
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甸甸之賦四曰家削
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
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
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
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瘥天昏無關門之
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
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
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
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質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
之次布儂布質布罰布塵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
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里二五家之泉空田者罰
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
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
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

下易於轉九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

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由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言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為善自賊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

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擴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
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
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疏孟子曰至不足
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以事父母。正

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於人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不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乍見孺子之為人皆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嘗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慙恥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好惡之心者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

此者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者孟子又言人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肢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己之不能為善者是自賊其善而不為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為善不匡正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為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為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己者能皆廓而充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己之父母亦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孟子注疏卷三下

八

矢箭也函甲也周禮曰函人為

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也里居者也

最其美者也夫簡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若此為人

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射以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疏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

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於函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傷害於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傷害於人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人梓匠作棺欲其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人治術人亦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為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以其為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以其智是以有知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謂之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謂之尊爵也者蓋受之於人而道是以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謂之尊爵也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為者為其有以禦之也仁之為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而不為哉今仁之為道

為而自不為仁者是不智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為仁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無禮無義為人所役者也既為人所役而恥辱為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為仁也知其為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然後而發矢射之也既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已者但反責求諸已而已矣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人常愛之猶之正己而後發也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

聞善言則拜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 **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大舜虞舜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稼陶漁以**

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

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

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 **疏** 孟子曰至與人為善。正義曰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為人有人有告之以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為人聞有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為帝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己之善亦猶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己之善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為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為善者此孟子自引舜之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為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為帝無非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為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者此孟子所以復言凡為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也。注大舜虞帝至同者也。

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也○注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

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

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

裼裸裎於我劓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

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

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

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孟子曰伯夷

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伯夷隘懼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人之汚來

及已故無所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

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

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疏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

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

孟子言伯夷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

則不與為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惡人言是不友非其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其有汚於己也推已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慙恥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汚於己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不至者亦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為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至是亦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汚君汚君濫惡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不隱己之賢才必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阨之使窮困而不哀憫故曰爾為之爾我為之我雖袒裼裸裎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瀆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已如此故由由然浩浩與人偕儷而行但不失己之正心焉牽援而止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已故以不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敬然狹隘與不恭敬是非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為夷太史公云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墟為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獄之官鄭玄亦云然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下

盧宣旬

中庸精義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三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足也監本足誤是

而往服就於人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就作從

非心服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

人不服修文德以懷

韓本足利之本作來

譬猶惡濕而居界下

音義本廖本考文古本界作埤閩監毛三本猶作由孔本韓本猶作若界

作埤

邠國鴟鴞之篇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國改風非

猶尚知及天未陰雨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猶字

人君能治國家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其字

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若此之謂

五字。按無者是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

言國必修政

必必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今改正

詩邠國之篇

閩本同監毛本改為詩邠風鴟鳴之篇非

放之於桐宮桐宮

閩本同監毛本刪桐宮二字

君有君人之言云

閩監毛三本云改三是也今改正

萬人者稱傑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勝字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音義出願藏云或作臧音藏

周禮載師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載誤戴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誤下同

七曰關市之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征作賦是也

復古之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去

不橫稅賦

各本同考文古本賦作則非也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毗。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

氓改毗如說文引周禮以興勸利萌是也

皆樂為之氓矣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氓作民

氓者謂其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

作萌

自生民以來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自下有有字按石經此文漫漶然細審之此句是六字當亦有有字也

自生民以來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自字

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下有所字欲下有者字

天使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

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

使也

中有云此閩本同監本劉改云此作此文毛本與監本同

七曰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閩本同監本於關市之賦下劉增者太宰以九

賦歛財賄九字毛本同監本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音義出內交云本亦作納

未有知之小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下有也字

暫見小孺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字

情發於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無情字韓本足利本情作以

非為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其字

故為之怵惕者而然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為之者而然五字足利

本同古本也上多一矣字按無五字者是

無辭讓之心石經下文讓諱作遜此處模糊亦似遜字

演用此云演用下文注云引用引即演聲之誤也說文曰演者長流也

可引用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謂君不能為善

各本同考文古本君作其非

知皆擴而充之矣

音義出擴云亦作曠

擴廓此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也

凡有四端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無四字

若火泉之始微小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火泉作水火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

匡君下以榮身也

所以非謂之非人也

上非字閩監毛三本作皆是今改

矢人惟恐不傷人

恐閩本誤豈

函甲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甲作鎧下作甲同音義出鎧字

作甲之人也

考文古本甲作鎧

故治術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治作凡非

又安得為之智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何得為智乎

矢人而恥為矢也

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是音義本此文上有由字

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作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

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

足利本作忘非

勿為矢人也

足利本作勿力矢也非

禹拜善言閩監毛三本同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作讜是也。按段玉裁曰今文尚書禹拜讜言古文尚書禹拜昌言

虞舜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淺人或刪舜或改爲帝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閩本從下有耕字無者字監毛本同閩本

望望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望望去之考文古本作望望伐之後作望望代之古本並非

後乃歸於西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遺佚而不怨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

阨窮而不憫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程亦作程。按儀禮注作程

憫懣云善已而已閩監毛三本云作也廖本孔本韓本懣下有也字考文稱古本善已而已善上有云字則與此本合足利本作其非音義出懣也云本亦作滿

惡人何能汚於我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邪作也

援而止之音義云或作正之

由由浩浩之貌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浩浩作浩然

謂三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紕是音義出紕字

不慙去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伯夷隘音義或作阨或作阨

無欲彈正之心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彈誤憚按音義出彈正字

孟子乃評之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耳字考文古本評作平無耳字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

閩本同監毛本伯夷下增非其君三字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

此上脫注字閩監本同毛本增是也

孟子注疏卷三下按勘記

